

什么叫群众路线?就是“常回家看看”,老百姓的家就是干部的家,就是国家的家,就是“中国梦”的家。

——摘自采访笔记

红军从宁都出发

那一刻,灼热的大炮仰对苍天,炮口飘着一缕青烟。

大西北,1937年1月。严冬。经过万里长征能够活下来多不容易啊,而两万多奉命西征的红军将士却抛尸西北的荒野大漠。那一天遍地狼烟,红军伤亡惨重,匪首马步芳、马步奎的军刀滴着血,靴子也被染红了。几个马匪用烂布死死堵住红军军长董振堂的眼睛,把他绑到炮口上。董振堂怒目喷血,脸色青紫,再不能吼出自己的信念和仇恨了。蓦然,天崩地裂的一声炮响,英雄化为满天纷飞的血肉,染红了大地和历史。

董振堂,河北新河县人,英眉朗目,仪表堂堂,曾获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章——红旗勋章,长征中被誉为“铁流后卫”。1936年10月他率部踏上西征之路,部队人多枪少,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那年1月,董振堂率3000余人在甘肃高台与马家军浴血奋战九天九夜,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那一年,军长董振堂42岁。他的红色征程就是从宁都县开始的。

2013年6月,我到了宁都,为的是祭奠逝去的红军将士,看望红区的乡亲和孩子们。宁都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属赣州市,现约有80万人口,三国时代为吴国属地。正是烈日炙烤的季节,太阳是火烫的,红土地是沉默的,记忆是灼痛的。提起早年的红都,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兴国、瑞金,其实宁都更是早年的红都。红军下了井冈山,第一个落脚点就是散布在罗霄山余脉的宁都县。宁都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个“第一”:

——宁都是最早建立红色政权的县份之一。

——宁都是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指挥中心和主战场,活捉“国军”师长张辉瓒就是在附近的龙冈发生的。顺便说一句,行伍出身、富有作战经验的朱德在军事指挥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这一点历史却很少提及。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局在宁都赤坎村的龚家祠堂宣告成立。同时,军委前身“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在此成立。

——红军在战斗中首次缴获一部电台,宁都由此成为红军第一部无线侦察电台诞生地。那时“国军”不知道“赤匪”有了电台可以侦听了,上传下达命令全使用大白话,红军作战料敌如神就是这么来的。

——1931年12月14日,经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领导下,通

■讲述

电全国,宣布加入红军。红军力量骤增一倍以上,其武装设备更胜于老红军的大刀长矛。这是国民党部队首次以整军建制投向红军,史称“宁都起义”。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红五军团,出了30个将军,惜乎西征时全军覆灭,所剩无几。

——宁都是“少共国际师”诞生地,全军11000余人,绝大多数是在儿童团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农家孩子,后大部分牺牲。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宁都是红军万里长征的出发点之一。

宁都的革命史惊天动地而泣鬼神,数万人喋血沙场,有太多的“第一”数也数不清,但新中国成立以后似乎成为宣传上的一个“禁区”。盖因这里还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另类“第一”:宁都会议。1932年10月上旬,中央局在小源村榜山祠堂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会,总参谋长刘伯承列席(无投票权)。会上就第四次“围剿”的作战方针发生激烈争论。因大军压境并实行“铁壁合围、步步为营”之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机动战术遇到困难而被弃用了,主张坚守抵抗的左倾冒险主义占了上风。此外,当时红军内部掀起一股“肃反”风潮,数百上千的排以上包括师团干部被枪杀活埋,很多人把怒气撒到毛泽东身上。会议经投票,决定免去毛泽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正因为如此,宁都的血色光辉在革命史上似乎显得“黯然失色”。但是,这是不公正的。我们不应遮蔽也不应遗忘宁都人民在战争年代付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苏区时期,仅有20余万人口的宁都,留有姓名的革命烈士就有16724人,参军56304人,父子、兄弟、夫妻同时入伍的比比皆是,参与支前的乡亲达28万人次。

宁都自古以来是客家聚居地,有130多个南下的客家大族,几乎村村建有家庙祠堂。中央和红军的各种干部会议,战时的指挥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下榻处,农会、妇女会的活动中心,大都集中在祠堂。如今这些飞檐重脊、山墙高耸的祠堂已然空空荡荡,灰暗而破败,农民们忙于耕田打工,无暇打理它了。但当年红军书写的标语依然赫然在目:“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死也不投降!”仁立在那里,当年毛泽东悠长的湖南腔,中央和军委会议上的激烈辩论,红军将士们的震天呼吼,电台的嘀嗒响声,乡亲们踊跃报名入伍的客家话,孩子们在门外的嬉戏喧闹,痛痛烈

为了红区的孩子们

□蒋巍

士的悲哭和誓师口号,一切似乎仍在耳畔阵阵回响……

散落在山水之间的村庄半掩在薄雾和绿荫中,宁静而幽远。山洼里的水塘水田像一面面镜子,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这里很多人家珍存着陈旧的烈属证书,发黄的红军战士家书,先辈投军和支前的证物,像山路一样布满岁月的印痕。如今这些物件长久地锁在木匣和箱柜里,和历史一起沉寂了,硝烟散尽,活着走进新中国的成了将军——当时宁都出了13位将军——而烈士们的后代依然在田间和老牛一样辛劳着。我蹲在地头问一位肤色黝黑的插秧老乡:“你祖辈当年有闹红军的吗?”“有啊。”“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他笑呵呵说:“庄稼人还能怎么样?老样子呗。”

请历史记住,红区这些依然粗茶淡饭的乡亲们像群山一样崇高,像红土地一样沉重。没有他们,红军闹不起来,共和国也无法站立。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一句话更重要:没有亿万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支持,就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

书声琅琅的宁都

宁都气候温润,雨水充沛,物产丰富,号称“赣南粮仓”,有“纵使三年两不收,仍有米仓下赣州”之说。受客家文化传承影响,宁都人好读书重教育。古时,庠序(学校)、书院、社如同山花朵朵,在这片富庶乡野中开得很繁茂。这些自然都是乡绅和告老还乡的官员出资办的,史称“四方求学数百人至宁都”。故而宁都文脉昌盛,绵延不断,宋代有“诗国”之誉,明清有“文乡”之称。一个藏身大山的小县,历史上出了两个状元、一个探花,130个进士,非常了不得。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赣南粮仓”宁都却很快陷入贫穷之中。然而,书声琅琅的千年文脉,也在摇摇欲坠、透风漏雨的学校里,在红军后代、泥脚娃子翻山越岭的上学路上悲怆地延续着。

2011年,宁都县政府对全县教育事业状况做了摸底调查。其时,全县共有中小学341所,学生12.4万人,其中留守儿童21777人。县城初中最大班人数为84人,最小班62人。小学最大班人数为82人,最小班62人。危房占全县校舍总面积四分之一以上,其中211所学校没有运动场,120所没有校门,153所没有围墙,21所没有食堂,149所没有厕所,缺损课桌椅53551套,49所小学896名孩子睡地铺。在山区一人一校的上百个教学点,2350个小学生复式班上课,即因教师少、学生少,多年级在同一教室授课。

下午茶文化在欧洲很多国家盛行,如巴黎、维也纳,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中国香港。而世界上人均喝茶数量最多的国家还是英国,他们掌握了一流的配茶技术,创造了风靡世界的下午茶。一个并不生产茶叶的国度,对茶有着不可思议的迷恋。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给茶注入了诗魂,他有一首诗叫《为中国茶叶女神的泪水所感动》。

最初的下午茶起源于200年前。当时的英国贵族习惯于每日两顿正餐,人们在这两餐之间常感到饥饿,于是贝德顿公爵夫人便用面包片夹奶油和果酱,再配上一壶中国好茶,邀请她的朋友们前来共享。从此,午后时光因茶的存在变得优雅而充实。“下午茶”顿时成为贵族社交的时尚,接着迅速普及至平民。英式下午茶从每天午后4点钟开始,在她们看来,下午4点钟钟响起的那一刻,茶便使时间停止。女主人以家中最好的房间、最考究的茶具和最珍贵的茶品招待她的宾客,与其共度安静的午后时光。

在英国,不只是午餐店有茶供应,晚餐餐厅和普通咖啡店随时有茶出售。超市里的茶叶区有红茶、绿茶、水果茶、花茶出售。而英国纬度高,气候寒冷,不利于茶树的生长,所以英国人喝的茶全部来自于国外。每个英国人每天平均喝掉3杯茶,英式下午茶也逐渐由中国绿茶改为了红茶。他们发现红茶茶汤酷似红酒,且包容性高,和牛奶、糖或各种香料均可调和,这是绿茶不具备的优势,这样调出的茶更符合欧洲人的口味。

作为茶故乡的我们,没想到在英国,舞蹈与茶早已完美地结合,一边跳舞,一边品茶,这样的形式被称为“茶舞”。而今,在伦敦,只有为数不多的酒店还保留着茶舞的习俗。人们说,是茶改变了英国,就保守的英国淑女对茶舞也充满了热情,在英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下午茶文化。现在,经过英国再创造的茶文化又返回了中国,在上海和北京,随处都能找到下午茶茶屋。许多中国人认为,品茶不全在于味道,而在于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它能够使忙碌的脚步慢下来。

苍苍老树,以生命的绿荫滋润着老红军的孙儿和山里的娃娃们。

王登兴说:“这里离圩镇17公里,太远了,没有其他的教师到这里来。我一走村里的孩子就没办法读书了,想到这些我还是留了下来。我不会搞搞退,只要能坚持就一直教到退休。退休了,如果身体能吃得消,又没有其他老师来教,我还可以继续教。”说话间,他瞅着围拢在屋里屋外的孩子们,眼里透着温润的光芒。

30多年来,王登兴教了上千个山娃娃,近20个孩子上了大学大专——不要小瞧这些数字,一个农家娃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整个家族的命运由此改变啊!以往,许多孩子因家庭生活困难交不起学费,辍学不念了。王老师说:“这是让我最难过的事情,但我的办法也有限。”他只能以“一个不能少”的殷殷心愿,翻山越岭去家里劝,先后找回上百个学生。交不上学费的,他就自掏腰包垫付。后来除了个别人家,很多人知道王老师生活也难,把欠下的学费都还给他了。

王登兴讲话平平淡淡,没有那些好听的豪言壮语。但我们民族的复兴,文明的繁盛,“中国梦”的实现,一切有赖于王登兴他们的默默耕耘和奉献啊!他们是根基,是泥土,是大地,而一切美丽和果实都灿烂在花叶的上面。

我觉得,红区需要支持,红区教育需要支持。我们不能亏待了红军的后代和王登兴他们。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

宁都县文脉久远昌盛,计划经济时代在赣州市创造过高考“十连冠”的佳绩。调到宁都工作的干部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宁都读书了,这是怎样的光荣啊!但是,新时期的挑战和变化来得太快太迅猛了,宁都县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教育事业一片惨淡——不是宁都人没本事——他们走的是山路,跟不上了。

曾经的光荣,又变成了梦想。

在别的地方,教育是天大的事;在宁都,教育是比天还大的事。2011年,新一届领导走马上任,县委书记王四华当过大学教师,县长刘勇是宁都的山里娃子,他们都知道教育曾是宁都的骄傲,现在是宁都人的心病。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他们对全县干部说:“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抓教育就是抓根本,抓未来,抓发展。如果周边各县的老师和孩子都渴望进入宁都的学校,我们就会一招制胜,满盘皆活,百业齐兴!”几句话把宁都人民的心说温暖了,说亮堂了。

我因此而感到:两年时间,王四华和刘勇确实走遍了全县299个行政村和341所学校,一个没落。新班子履任之初,劈头遇上全县热议的一件大事:久负盛名、人才辈出的“宁都师范”发源于清代的梅江书院,宁都人视那里为文脉传统的风水宝地。该校被并到赣州市了,原校址89亩地已挂牌招标,准备整

■行走

贝蒂下午茶

□梁宾宾

英国人的午餐很将就,但茶不能缺席。我女儿的博士生导师经常在午餐时间边和学生谈工作边进餐。那午餐简单得令人咋舌:一小袋炸薯片,一小角三明治,但茶或咖啡是必不可少的。很多在英国读书的学生们都受到这习惯的影响。女儿到英国的第一个圣诞节便和她的几位同学一起,到位于英国北方约克郡哈瑞哥特镇一家已有120年历史的贝蒂茶屋,去品尝英式下午茶。

在那里她们听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她们旁边那张茶桌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大卫的老者,他和他的家人就居住在这镇上。40多年前,22岁的大卫就开始在贝蒂茶屋喝茶,如今他已经73岁了。7年前,他的妻子去世后,他就不再来这里喝茶,因为他无法面对没有妻子的茶桌。大卫年轻时是一位摩托车骑手,经常出入摩托车酒吧。自从遇到他的妻子后,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妻子要他在地和摩托车之间做一个选择,于是他卖掉了摩托车,不再去摩托车酒吧喝啤酒,而是陪妻子去贝蒂茶屋喝下午茶。他们在一起生活了46年,养育了三个儿女,是茶陪伴了他们的午后时光,一直到老。

大卫对妻子的过世感到非常痛心,过着郁郁寡欢的孤独生活。贝蒂茶屋的老太太们为了让大卫尽早走出悲痛的境地,就找来了一台打造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冠军赛车,希望他“重振旗鼓”。这唤起了大卫当年对摩托车的兴趣,驾驶着摩托车的感觉就像驾驶飞机一样,令他兴奋。一个周末,他接到了一位老朋友发来的晚餐邀请,这位朋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英雄,虽然已经90多岁高龄,仍然在谈恋爱,他的女朋友是一位80多岁的优雅女士。这给大卫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时隔7年,大卫又回到了贝蒂茶屋,与一位爱茶的女士相识,因为他相信他的爱情会跟茶有关。



陈原/图文

我一直迷恋于在山野里行走,在行走中让自己融入自然的序列里。蛇年岁尾,年味渐浓之际,我选择了一个没有雾霾的日子又一次走进了山野。就在我一个人越走越远、越走越忘我之际,在寂静的山野深处突然遇到一户在此独居的人家。我来到时,这户人家正在自家垒的锅头上用沙子、柴火炒花生——当地人称花生为果子。我一下子就吸引了,便和他们聊了起来。用了山里人家的热情开聊,我很快就和他们像老熟人一样开起玩笑来,甚至还拿起铁锹帮他们炒花生。他们捧起花生执意给我吃,我不忍,坚持买了一袋子。我强烈地感到了他们的生活热情,触摸到了他们滚烫的生活温度。我与他们聊着,整个身心被他们感染。口中的花生似乎也变得更香了。

我喜欢山里那些朴实的人,与他们在一起,没有隔阂,没有栅栏。山野很广阔,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那么近。画面中的这位老人,他的笑容是多么质朴慈祥。如老酒,绵厚、香醇。还有那位红袄女人的笑,笑得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样,尽情、洒脱,是一个多么完整的笑。我们这些心重重的所谓现代人,无论怎样夸张地表演,都无法呈现出像她们那么本真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在大地深处,他们的笑容像绚烂的光辉,闪耀在山野!

中国梦

不用问吴婆婆为什么这样做。老人家给一批批年轻老师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山里闹过红军……”

記
录

陈原